

、吳德楞、魏重慶、俞炳昌、陳榮元諸學長爲紀念股關元學長，於六十二年二月一日捐贈新臺幣五萬二千元爲基金，現正洽訂處理規則中，預定六十二學年度開始時實施。

此外尚有捐贈一次獎學金者，因屬臨時性質，不及備述。

五、財務狀況

本會現在積存各項基金，共達新臺幣貳百陸拾壹萬陸千陸百元整，除其中貳拾伍萬元存放裕陸汽車公司（月息一分）外，其餘分存土地銀行及交通銀行優利存款戶，僅以孳生利息發放各項獎助學金，並不動用基金，計六十一學年度上學期本會發給同學子女獎助金共三萬七千二百元，遺族子女教育補助金壹萬玖千元，各項代辦獎學金貳萬陸千肆百元，合計八萬二千六百元，全年兩期約需十六、七萬元，此外每年事務費用包括非校友幹事津貼，打字繕印酬勞，以及文具紙張與郵資等開支，總計僅約在四千元之譜，深符撙節之旨，所有各項收支，每半年刊登友聲公佈之，以資徵信。

六、結語

本會秉承同學會之命，以鼓勵學術研究，促進科學發展爲宗旨，近年來由於同學子女日漸長成，就讀大專院校者日衆，申請獎助學金者逐年增多，因此以有限基金孳生之利息，漸有不敷支應之虞，尚望海內外校友，一本愛護初衷，繼續慷慨捐輸，共襄善舉，嘉惠優秀向學青年子弟，並請對本會會務，不吝指教，幸甚。

精製各色

原子牌感光紙

工業製圖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六三巷四號
電話：七七一三四二號

懷念老教授們

秦丕基

敬師崇道是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固有美德。尤其對於教學認真，和靄可親的交大老教授們，真正使我們懷念不止。我在這裡所追憶的並不是各位老師們的道德和學問，而僅是一些關於這些老師在授課時的插曲，雖然事過境遷，時間隔了三四十年，有幾位老師也早已歸了道山，但是回味起來，還會覺得身處其境，其樂無窮。有些地方不免失於開老師們的玩笑，大逆不道，所以撇了許多年沒有寫出來，恐怕有傷大雅。現在翁學長電話索稿，祇好重振原子筆，以博各位學長一笑。

裘維裕教授的S多

物理系主任裘先生在授課時，即使講上海話（平時都以英文授課），也要加些S。譬如：「今朝仔，頭一日上課S，吾哩先講講考試S，一個禮拜考一次大考S，一個月考一次月考S，一個學期考一次大考S。小考勿及格S，月考板定勿及格S，月考勿及格S，大考板定勿及格S，大考勿及格S要補考S，

補考勿及格S要補讀S，補讀再考勿及格S，要退學S！」下馬威把學生們嚇得屁滾尿流。

趙富鑫先生缺S

物理講師趙富鑫先生是裘維裕先生的高足。但是在授課時不但把業師的S略去，進而且把應該出聲的S也省掉了。譬如把「Just 唸成」ut，Must 唸成Mut，於是常常：「[ut be. Mut be]聽得女同學們面紅耳赤。

賈存鑑先生的戲劇化

物理老師賈存鑑先生，也是裘先生的得意門生，教起書來繪聲繪色，十足生動。由於他在交大求學時代，曾是話劇社的台柱，所以學生們對他的教學戲劇化，非常欣賞。上課時寂靜無嘩，講堂秩序出奇的良好。有一次講到牛頓定律，握拳作勢厲聲讀出「To every action there i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並且爲了加強語氣，馬上頓住，瞪眼

鼓腮，表情至佳，全堂聽得出神，寂靜無聲。不知那一位同學早上多吃了蠶豆，撇不住那股氣，從底下逸出悠而長的一聲「細屁」，不但大家大吃一驚，連賈先生也不禁在上面「撲哧」。

徐名材教授背點名簿

化學系主任徐名材教授過目不忘。學期開始，祇要點過一次名，第二次點名時就可以不看着點名簿點名。而且順着座次連續背出來，絕不打「肋隔」。譬如「Miss張萌，Mister陳忠孚，Mister陳鍊鋒，Mister謝壽官，Mister管仁鈞，Mister汪定曾，Mister徐名標，Mister蔡志侃……」迅速而無錯誤，對學生名字一律冠以Miss與Mister。我想中華電視台稱觀眾為「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定是師承徐老夫子。

楊培璋教授的廣東官話

楊培璋教授在交大求學時代的總平均分數，聽說保持了幾十年不破的紀錄，值得我們由衷欽佩。可是那一日廣東官話，卻實在費解。有一首童謠（童心未泯者概稱之爲童）如下：「楊公楊公，兩眼望空，九

唸成「派娜娜……夫子」，好在那時歌星派哪哪，包娜娜都還沒有出世，不然豈不也成了我們的同學。

顧康樂教授的分秒必爭

顧教授教我們上下水道學，講授極爲認真，我對他印象特深，他在黑板上所寫的講義，簡明而能包括教科書上所有要點。每一小時所授所寫，總是恰成段落。一個學期下來，絕不會漏掉教科書上任何要點。其準備的充份，把握時間的精確，可以說是分秒必爭。

羅邦傑先生的「The」

羅邦傑建築師教我們房屋工程學，他講英語時冠詞「the」最多。有一次講到庭園設計，用他的丹青「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幅佈置得很美的花園，一面畫，一面口中唸唸有詞：「Suppose the, here the, is a garden the, couple the of kids the mon-key round the here the and there the」，一片「習，習，」之聲，不絕於耳，煞是好聽。

人聽講，十人不懂。」有童指出，連楊公自己也沒有聽懂云。

張寰鏡先生的「玻璃杯」

張寰鏡先生在預科教幾何及工程圖畫，一口松江官話，與他的松江英文：「虎特奧夫潘攀滴褲拉」（Foot of perpendicular）異曲同工。有一次上圖畫課，講解物體三向面時說：「譬如咱們有一只玻璃杯」，竟說成：「譬如張萌（班上女同學名）有一只玻璃×（×音不雅）」聽得張學姐掩耳不及，倉皇失措。

鄭日孚先生的口頭禪

鄭日孚先生教的是公路工程學，每次上課只要二十分鐘，餘下時間，自由討論，不過十中有九次有事要先離開。我們一聽他說：「Any question? If no question, that be all!」就可以出教室到瑞昌搶座去了。

金孝忠先生的力學

金孝忠先生教我們力學，常把 Parallel force

拉雜寫來，不覺已經唐突了十位夫子大人，其實還有許多許多，不想多佔友聲寶貴的篇幅，大好篇幅，應該留給經世鴻文，不可給跳梁小醜佔污了。說實在的，交大聘的教授們絕對都是頂兒尖兒的。例如我們在預科時代（相當於普通高中程度）柯成楨主任爲我們延聘的講師，有許多位都是復旦，暨南各大學的教授，甚至於系主任。像教歷史的胡憲生先生（胡旭光學長的尊翁），不但英文好，國文文字的精練，尤其使人佩服，他在當時最有名的小說世界上連篇譯述的「泰山歷險記」是當時中學生所最喜歡讀的。他對網球的造詣（曾代表我國出席遠東運動會），也使我們欽慕萬分。常常在下課時，纏住他講講當時國外的體育情報。又如國文老師馬宗霍先生，是暨南大學的國文系主任，他的中國文學史，不帶書也不發講義，完全一面講，一面寫在黑板上，抄下來一唸，篇篇就是極好的文章，背誦古文詞章，絕無錯誤，真是奇才。他如英文系主任唐謀伯先生，溫文爾雅，一襲長衫瀟灑倜儻。國文系主任陳柱尊（不稱先生了），腹大如鼓，穿着一身骯髒的藏青西裝，還要把他的詩集硬

發給同學們，蘇籍同學徐延昌兄對他的印象最不好。因為他在詩集上有「江北豬獾齊拍手」之句（當時所誦想是一二八時漢奸指示日機轟炸有感而作。我們絕想不到這位愛國的系主任，後來在抗戰時竟擔任了廣西省的偽教育廳長）。後來徐同學在上海遇到我時又談起這件事，為之惋惜不止。我在這裡提到他，並不想指責他，而是因為唐先生教英文而穿中裝，他教中文而穿西裝，有點兒特別而已。還有一位教經濟學的應成一先生，是復旦大學的經濟系名教授，喜歡坐着講學，笑口常開，講一句，笑一句，一面講，一面兩隻手在椅子上把手上搓來搓去，非常有趣。還有一位英文老師，名字叫「李大？」，年少英俊，西裝畢挺，自己駕車來上課，鬍子括得煞青，頗得女同學青睞，也值得一提。另外還有一位地理老師，好像姓周，我們叫他「大爬蟲」（不敬）因為他用四川話講「大爬蟲」時，特別好聽。他對世界河流背起來如數家珍。譬如：「湄公河，湄南河，伊洛瓦底江，密西西比河……」，全部用四川話唸出來，最好聽，不信請試試看。

打住，不寫了，不然真的污染了友聲。

交大求學回憶

劉近義

歲月不居，時光易逝，轉眼間離開母校已垂三十年矣，猶憶卅四年前我在天津新學中學（原為英國倫敦教會創辦之新學書院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簡稱 T. A. C. C.）畢業時，本無意到南方上海去求學，更沒有想到又從上海交大跑到重慶交大完成四年學業。尤其是當初想考交大就是為着要進鐵路，這口鐵路飯一吃，就是三十年，而全班的機械系五十名，同學中無論國內（僅一名胡燮和同學也是到重慶後由電機轉過來的）海外，沒有一位是這行的（大陸上也許有一兩位今不可知），即使現在仍在臺灣鐵路服務的機械系校友也只有我和卜元禮同學兩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悔不當初末「考」時之感。

天津市是華北水陸交通的樞紐。記得小時常隨先父乘火車到北平去渡週末，坐頭等車廂吃火車大菜。短短的行程，非常享受，故對鐵路特別好感。祇記得有一次火車停在安定站中途不進，原來是司機中了暑，坐在地下起不來，全車的人都下來噓寒問暖，送暑

藥的也有，可見開火車頭的當時深為人所愛戴，後來又讀到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科學小叢刊叫作「縮地奇方」，敘述英國人史蒂芬遜幼年當礦工，到十九歲才和六七歲的兒童一起念書識字，後來居然發明了火車頭，並且創始了鐵路運輸事業的故事，可以比作秦始皇時代費長房的縮地奇術，讀了此書，更加深了一番印象。

新學書院早在清末時就成立，民國十八年才改制為私立新學中學，裏面的課程除了國文公民中史中外，全部是用英文課本，該校的畢業生以英文訓練有素，多考入當時的郵局、海關、洋行、外國銀行機關工作，很少有上大學深造的。有些則是被保送到英國倫敦或香港大學文史方面科系。國內大學較少，更不用說是投考理工科系了，至於交大，據我所知，除了比我高兩班的許紹高同學外，其次便是我和范喆同學了。

我怎樣去考交大也是高中畢業以後臨時決定的。當時已在七七抗戰以後第三，年平津一帶著名大學如

榮冠果樂 特級保久乳
RC Cola
高 級 飲 料 台 農 乳 品

基 隆 區 總 經 銷

金 添 商 行

基 隆 市 一 路 7 9 1 號

TEL: 2 5 1 7 8